



經籍典第二百十卷

春秋部雜錄六

圖書編據胡傳此春乃夏正之春也在周正本爲冬孔子欲行夏時故冠以夏正之春

以下俱春王正月說

據胡傳此正月乃周正之正月也在夏正本爲十一月周以建子爲歲首故以十一月爲正月

據陽明先生周本改時故謂冬爲春

據陽明先生周本改月故十一月卽正月

夫以胡傳

爲是也孔子雖得遂其行夏時之志而實已冒乎生今反古之愆以陽明先生之說爲是也孔子雖得追乎擅改正朔之非而亂臣賊子知所懼然武王周公何有於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恐二說俱未當也何也時未改月未改以子爲歲首者止以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賀則以十一月爲首耳其所以順天道授民時商周與夏一也孔子修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據事直書一仍其舊特揭春王正月以大一統正所謂竊取之義也是故時令統於天書春所以奉天時也則凡奉天時違天時者俱不待辨矣紀法統於王書王所以尊王章也則凡遵王法僭王法者俱不待辨矣奈何於孔子簡易明白之書反以義理穿鑿之也況易曰兌正秋也書曰惟十有三年春會於孟

津詩曰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斯牟將受厥明周禮中春令會男女論語暮春浴乎沂其時之不改可徵也易臨卦至於八月有凶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禮正月之吉始和禮記王制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之類其月之未改可證也何爲不證諸五經而止執雜記正月日至與諸漢儒之說不以悖天時誣武周卽以變王法誣孔子也且前乎周爲商之建丑矣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不可以證商之改歲未改月乎後乎周爲秦之建亥矣月令十二月數將幾終歲且更始不可以證秦之改歲未改時與月乎至於諸儒又每以前漢曆律志爲據嘗讀漢史文帝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又二年春正月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夫漢初承秦至武帝始改正朔苟以籍田耕於正月之春草木生於二月之和二詔爲可信也則又何待武帝之改賈誼之請乎如此之類略舉其一二已耳諸儒何爲不究其義且不考其詳也故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天有定時王有定法天時順則萬物理王法章則萬國寧此

古今之大義也雖世代沿革不齊一治一亂而得此則治失此則亂又皆歷歷不爽毫髮孔子修春秋乃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而其義維何要惟奉天時尊王法也觀其首揭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書法

可知矣彼大哉乾元在天爲春在人爲王稱君爲元首元后正此意也惟天子卽位始得改元以統一萬邦春秋所書元年者魯隱之元年也周天命未改魯可得而改其元乎故書元年卽書春書王書正月而魯之改元其是非褒貶一展卷可具見矣況春秋天子事也其必書春者所以奉天時也使天下曉然知天時不可悖則其中所書或順天時或悖天時者不待辨而自明如夏城鄆夏城中丘八月壬午大閏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類其不時爲何如也必書王者所以尊王也使天下曉然知天王不可違則其中所書或遵王法或悖王法者不待辨而自明如初稅畝作丘甲作三軍新作雉門及兩觀與夫大雩大蒐丹楹刻桷之類其不法爲何如也況書元年於春王之上可見元惟王者之所自出書正月於春王之下可見正朔非諸侯之所得專以元與正朔而不遵乎天王則其餘禮樂征伐之專擅者可知以秉禮之魯國而且改元則其餘諸侯之僭亂又可知矣此聖人筆削之義非徒不以予奪之柄與魯而魯之是也非也亦自不可逃也若曰孔子志欲行夏時故以夏時冠周月是本欲正天時尊王法以誅亂賊而先自犯之矣所謂知我罪我果在是哉夫衆言淆亂必折衷於聖經而易書詩禮其所載時月不一而足也且周特改歲未改時與月又皆班班

可考也奈何後之人徒信漢儒而其釋經如易之八月有凶書之惟一月壬辰詩之七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皆傳會舛謬豈特春王正月爲然哉但釋經本以明天時也聖人筆削之大義炳然於卷首先已晦之矣則其中書法原簡易明白反爲諸傳所晦賈賈千百餘載可勝慨也故於易書詩禮凡時月之可考者敢并錄之以請証於尊經之君子云

元年春王正月說

漢之興也適際書焚儒坑之

後其文獻不足徵也已然易獨以下筮存而文王孔子乃後儒之著龜欲考周之時與月幸有周易在也按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於周公時訓其說則本諸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杞者也夏建寅故其書始於寅周建子雖改歲於十一月而授民時巡狩蒸享皆與夏時同故其書始於立春是說也不特有証於周公七月之詩而孔子贊易其有取於時訓亦可證也說卦傳云坎北方之卦也震東方之卦也離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於三卦言方則知坎震離兌各主一方矣於兌言正秋者秋分也兌言秋分則震春分離夏至坎冬至爲四正矣復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所謂至日冬至也則復爲冬至始爲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可知矣豈惟孔子爲然哉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其不改殷之正朔無疑也易卦辭作于殷末故繫辭謂易之興其當殷之末

世乎然於臨卦辭曰至于八月有凶夫臨觀二卦本相反也十二月建丑爲臨卦象二陽在下八月建酉爲觀卦象二陽在上則是建丑爲臨建酉爲觀本一定不可移如此爲臨如此爲觀其序不可紊即使殷改十二月爲正月則八月乃夏正之七月矣于卦爲否旣不得謂之觀抑謂之遯哉果信臨觀相反而八月有凶之說於十二月建爲酉于卦爲觀則殷時月令亦猶夫夏小正周時訓也三代未改時與月也彰彰著明矣何獨於春秋之春王正月必謂周之改時改月孔子揭夏時以冠春秋之首哉

易證未改時月

按周書泰誓首云惟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則孟津興師乃春時事也武成

篇首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師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所記月日當亦不差書傳以旁死魄爲一月二日推之四月無丁未庚戌其誤認魄死姑置勿論蓋每月望時明全生則魄全死所謂旁死魄者其一月十七日乎如一月十七日爲壬辰則戊午當在二月十四日癸亥爲二月十九日甲子爲二十日丁未庚戌在四月哉生明後旣生魄前也以是并考之春大會於孟津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牧誓時甲

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不在二月之中旬乎夫以二月中旬謂之春而周末改時與月無疑也夫何証周之改月者緣漢律曆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書傳本諸此然周書云春而漢志云冬至既已悖謬自今言之月朔魄死其果然乎後人踵漢儒之誤莫知折衷聖經多此類也然証之書也豈特周末改時與月已哉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萬古帝王之要道也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堯典未改可証也如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十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舜典未改可証也夏正建寅不必論已殷正建丑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卽此觀之舉元祀三祀而止云十有二月固見殷以建丑爲歲首而其未改時與月也不從可証乎後人過信漢儒謂其改時改月者以殷之歲首既在建丑之月卽以建丑之月爲春正月周之歲首在建子之月卽以建子之月爲春正月均之以冬爲春一以大雪節爲立春一以小寒節爲立春也謂改月不改時者以春夏秋冬之時令節候不可更置惟歲首在丑則丑爲正月歲首在子則子爲正月但殷則冬正月春二月三月四月周

則冬正月二月春三月四月五月有不同耳謂孔子必欲行夏之時故于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者則以所書正月從平周所書之春從平夏雖曰春正月實則冬正月凡月朔皆魯史之舊文而時序乃孔子之微意是又改時不改月之說也要皆求其說而不得故從而爲之辭耳欲証周之時月蓋亦求之書乎

書證未改時月

詩三百篇除商頌外皆周詩也居周之時凡發之爲風雅頌賦比興者卽咏

歌乎周之時臣民之分也豳風七月之詩周公作以訓誥成王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傳謂七月爲夏正七月也其果然歟蓋火流於七月衣授於九月蓂莢秀於四月蜩鳴于五月霜肅于九月塲滌于十月稽諸天時人事以及物類之動植雖欲不謂爲夏時焉不可也抑知周之時月其卽夏之時乎蓋周正建子爲天統是特改乎歲焉耳其與夏商有不同者謂其改歲不同非謂改歲卽改乎時與月也奈何自改時改月之說興後之人徒知信漢儒不知考証於三百篇之周詩也久矣至訓周詩而以夏訓之其亦未知雅頌諸篇所用時月皆七月之類乎小雅出車章有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鵲鳴喈喈采芣祁祁周頌臣工章有曰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畀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使周果改時則春曰暮春必夏之正月也正月安得有遲遲萋萋喈喈祁祁之景而來牟安得有將熟之

徵乎小雅六月章有曰六月棲棲戎車孔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十月之交章有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使周果改月則六月乃夏之四月十月乃夏之八月也四月卽不可以興師而八月日食卽爲日月之吉凶乎小明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是日月方燠雖欲謂其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亦不可至於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其未改時與月也又不待訓釋而自明矣況唐風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七月第五章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薰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惟改歲入此室處卽此細細玩之時至十月遂爲改歲之圖與前歲暮蟋蟀在堂之咏無異也苟謂爲夏正月也則其去改歲爲尙遠何爲遠有入此室處之嗟乎然則周正改歲於十一月而不改時與月也又不待取証雅頌而燦然悉見矣可知武王改歲以新其命令而其欽若昊天敬授民時者如故也縱使武周能改乎時與月也凡日月星辰之度昆蟲草木之變武周必不能改也又何疑焉是故改時改月之說後儒之謬也後之人膠固其說讀周詩不推類以考証於風雅頌之各篇也其謬妄又何如哉

詩証未改時月

周禮一書周家之憲章也孔子志在春秋而行事

之實見諸春秋所以書天時書王章其書法一本之周禮豈徒有見於六官之首必稱惟王體國經野使萬邦曉然知天王之當尊而著爲春王正月之書法哉卽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如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如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觀於此則周之時信未改也不然冬至當在九月夏至當在三月中春當在十一月矣周禮未改時而春秋所書之春非卽周禮之春乎如冢宰司徒司馬司寇皆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教政刑於邦國都鄙乃縣治教政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歛之觀于此則周之月信未改也不然則正月當在夏正建子之月謂之始和不可也若以和布爲義以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爲句亦謂其和協而布之則和布與正月亦相需矣猶可以句義文釋之也天官冢宰篇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若周果改月則十二月爲夏正十月矣安得有冰可斬也若周果改時則建子之月卽爲春矣又何行春始治鑑也况質諸豳風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時月皆昭合耶周禮未改時月而春秋所書正月非卽周禮之正月乎他如魯論記于春秋時也曾點言志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使時果不

同於夏正則暮春爲正月矣斯時也沂果可浴舞雩果可風耶孟子作於戰國時也云歲十一月徒  
枉成十二月與梁成使月果不同於夏正則爲九月十月之時也農功未畢何暇于徒枉與梁之舉  
耶至若月令作于秦呂不韋也季冬之月云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  
而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設使時月非夏正則秦之  
歲始在十月矣斯時也日果窮于次月果窮于紀乎可見孔子之春秋一遵乎周公之周禮也而改  
時改月之謬不容掩矣或曰先輩謂周改時月其所據者亦禮記也孟獻子曰正月至至可以有事  
於上帝七月日至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也斯言出於雜記宜亦可徵而可信矣曰  
明堂位非禮記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是六月謂之季夏則七月非仲夏日至不待辨  
也況七月而禘乃云孟獻子所爲則獻子之言又安足信哉此所以觀會通然後可以行典禮卽禮  
記一書雜記與明堂位安所折衷而孟獻子一言與六經孰是孰非也噫知周禮六官一統之以惟  
王知周禮布政必始之以正月而春王正月之書法孰謂周孔有二道哉禮証未改時月孔子曰晉文  
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聖人卽春秋之旨以定二霸之優劣也昔者宣王中興伐獫狁威

荆蠻使之竄伏荒陲屏氣息迹不敢內顧自平王東遷周道復衰時無宣王之盟無吉甫方叔之佐是以荆蠻醜類浸爾跳梁入蔡伐鄭侵陳圍宋讎狼狼戾所向披靡幸賴小白重耳相望而興或盟會以聲其威或克伐以折其氣是以虐焰不逞中原少盜則二霸之功亦云盛矣考之經筆其行事何終始相背馳也請備論之以伸孔子之說周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立王子帶而小白親率諸侯會世子於首止以定其位此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敗楚未幾已致天王于踐土則與首止之盟異矣及惠王卽位襄王以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告於齊小白於是率諸侯以謀之此定王室之功也至重耳會溫未幾又盟王人于翟泉則與洮之盟又異矣小白以禮義柔中國故盟會諸侯八然後有陘之師則先禮義而後征伐者也重耳以兵革威中國故未嘗盟會諸侯遽有城濮之戰則先征伐而後禮義者也小白之服楚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于陘以耀其衆及楚畏服遣師乞盟於是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在於全師而已及重耳戰楚城濮則先侵曹伐衛及執曹伯畀宋人以怒之然後合四國之師一戰屠楚兵革之威疾若風雷則報楚之功與小白異矣小白盟楚之後楚雖不敢憑陵大國而滅弦圍許滅黃伐徐連歲侵軼不少衰止至重耳旣敗楚師不見經者七年

雖徐許小國亦無楚患則服楚之功與小白又異矣小白之霸也諸侯未服固嘗侵伐之然不過伐其國之人臣使諸侯自懼而已故莊公十七年執鄭詹鄭伯遂同盟于幽僖公四年執陳轅濤塗陳侯遂盟于首止此皆未嘗執諸侯也至重耳執曹伯以畀宋人執衛侯以助元咺而曹衛兩國終不與其盟會則其所以服諸侯者異矣小白之霸也伐戎者三救諸侯者四城國者三雖不能盡成其功然救災恤患其於諸侯亦不可謂無功也至重耳則戰楚之外不復有攘救之功故三十年狄侵齊而晉侯不能救三十一年衛遷帝丘而晉侯不城則其所以勤諸侯者又異矣夫二霸行事載在春秋其相戾如此竊嘗究其心矣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戰也然當春秋時諸侯恣橫干戈相尋殘民暴骨不勝其患小白主霸方崇禮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乎壇陛之間兵革不施而諸侯已喻其志又況當時楚雖恃強其患尙小不過侵擾鄰境若蔡鄭諸國而已及齊侯一出楚既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也然而荆楚之性易以威制難以信結故自齊霸而楚之驕暴甚於曩時至伐宋執天子公脅制諸侯使束身從己齊魯之君俛首帖耳委命下吏無復慙色其時列國不幾傾危乎故重耳之興尙懷仁厚不奮兵威則何以折楚以懲艾諸侯哉然則

晉之霸又不得不用征伐也雖然小白之會止致世子重耳之盟乃召天王其罪之輕重與其心之  
譎正固不待較而明矣雖然循流究源則小白之罪又加於重耳何則春秋之作爲尊王也當周之  
衰諸侯跋扈忽傲天子君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霸而已使小白主霸之後卽帥諸侯  
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侈其惡  
無所嚴憚論春秋之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呼賢如二霸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實況當  
世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人諒矣

二霸  
譎正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所謂義者如一字之褒一字之貶皆由聖人之直筆故亂臣賊子懼  
也嘗引伸觸類觀之多有所未喻者果可執一論之哉如善惡必以實書而後知勸懲義也宋襄公  
執滕子而誣之以罪楚靈王弑邾敖而赴之以疾亡是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筆削以垂勸戒其義  
果安在也左氏論春秋之義有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其果然歟卽此而引伸之趙以無  
辭伐國貶號爲人杞伯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論人  
倫臧否直道而行是也奚爲齊鄭楚國有弑君各以疾赴皆書卒嫉惡之義果若是歟齊荼野幕之

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厄禍由常壽而春秋皆捐其首惡捨其親弑反歸罪於乞比

齊陳乞楚公子比如

是則邾之闢者私憾射姑行欺激怒奚爲不書弑歟春秋固多爲賢者諱也狄實滅衛因威恥而不

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書法如是固以存中國尊天王而亂賊知懼又何在歟哀八年及十三

年公子再與吳盟皆不書威一年公及戎盟非所諱而諱之何歟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

則雖賤亦志如陽虎盜入於謹據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歟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旣未

成君不避所諱此春秋義也何爲般野之沒皆以名而惡祝之殂直曰子卒而所書有不同歟君謂

之弑卿士以上通謂之殺此春秋義也威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晉里克弑

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書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何歟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

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男旣滅矣而重列諸侯舉兵圍國又何歟蓋春秋記他國必憑來赴之

詞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或君弑而不以弑稱或秋葬而春赴或春崩而夏聞

而史官之所記者已不能盡錄其實矣況古者國有史官各具列其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同如

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於宋其三事並出竹書紀年惟鄭棄其師出瑣語晉春秋是語

多古史全文故曰其文則史孔子修春秋不過仍史文之舊也加以史策有缺文時月有失次如此之類孔子其敢以己意增損於其間哉孔子不敢以己意增損其間則讀春秋者亦不當以己意揣摩而文飾之矣惡可執一以論之哉

春秋  
疑義

廣文堂藏板

張 謙

之類。子思所以已。則雖欲其居。而不難。以已。故教其民。而無所害。亦不難。以已。故其